



戰時綜合集叢書第五輯

中日貨幣戰

執筆者

潘	鄒	丁	高	朱	馬
應	宗	洪	叔	寅	寅
昌	伊	範	康	僂	初



337-
As 34
17

獨立出版社印行

福建師範學院
圖書館
產書印記

版 權 所 有			
中 日 貨 幣 戰	編 輯 及 印 行 者	總 經 售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拔 提 書 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實	價	二	角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

95933
713

編前記

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貨幣戰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貨幣問題可以說是演成這次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假定二十四年冬季實施的新貨幣政策不能成功，那麼我們決不會有打擊敵人持久實力，同時敵人眼看着我們的新貨幣政策成功後，對於他們所主張「日圓集團」「日滿支協同體」一個致命的打擊，所以不得不無端啓釁來侵略我們。貨幣戰爭同武力戰一樣正在激烈的進行中，日本支那通會提出種種破壞法幣的方案，如使用軍用券，使用偽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妄圖組織國際銀行，妄圖改用銀本位等。貨幣戰爭的勝負，可以決定這次戰爭的最後結果，換句話說，貨幣戰爭的勝負，可以決定最後勝利屬於誰。

事實上，敵人在佔領區域之內，用盡種種方法，希圖達到目的，但結果阻礙極多，毫無成效。至今日本的財政界人士及一般貨幣學者亦不得不承認他們政策的失敗，我們在這本書的後面二篇日本支那通所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

我們知道在這次中日貨幣戰中，中國所以能夠勝利的原因爲一、財政當局的應付得法，二、英美友邦的援助，三、敵人見解的錯誤。但事事處於被動，我們希望今後能想法變被動爲主動，積極的向敵人進攻，使敵人的金融財政早日崩潰，來完成我們神聖的使命。

編者識於重慶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目次

編前記

第一章 論中日貨幣戰

一 中日貨幣戰的演化

二 日本用日圓集團來推廣對外貿易

三 日本貨幣侵略的失敗

第二章 中日貨幣戰之前瞻

一 中日貨幣戰的實情

二 幾個根本的問題

三 法幣的威脅

第三章 敵人之金融進攻

一 引言

二 敵金融進攻之主要目的及其方法

三 防禦敵人的金融進攻

第四章 貨幣抗戰的現階段

一 貨幣抗戰的第一階段

二 貨幣抗戰的第二階段

三 貨幣抗戰的現階段

四 敵人必敗我們必勝

第五章 如何抵抗敵人的金融侵略

一 抵抗敵人金融侵略的意義

二 敵人金融侵略的方針

三 敵人施行金融侵略的影響

四 抵抗敵人金融侵略的方法

五 結論

第六章 日本支那通提出破壞法幣之種種方案及其結果

32

一 法幣之基礎

32

二 敵人破壞法幣之種種方案及其結果

34

三 敵人奸計之失敗

36

第七章 敵人統制華北外匯與中英借款

36

一 敵人統制華北外匯與中英借款之意義

36

二 敵人企圖統制華北外匯之失敗

37

三 中英幣制借款的影響

39

第八章 法幣與日圓在中國

41

一 法幣現狀與其威力

41

二 法幣與日圓

43

三 法幣的前途

45

第九章 敵人對我貨幣侵略的失敗

一 法幣問題的變遷·····	46
二 華北的法幣問題·····	49
三 華中華南的法幣問題·····	50
四 華中華南置於日圓集團以外問題·····	51
討論大綱·····	53

前記

編前記

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貨幣戰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貨幣問題可以說是演成這次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假定二十四年冬季實施的新貨幣政策不能成功，那麼我們決不會有打擊敵人的持久實力，同時敵人眼看着我們的新貨幣政策成功後，對於他們所主張「日圓集團」「日滿支協同體」一個致命的打擊，所以不得不無端啓釁來侵略我們。貨幣戰爭同武力戰一樣正在激烈的進行中，日本支那通會提出種種破壞法幣的方案，如使用軍用券，使用偽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妄圖組織國際銀行，妄圖改用銀本位等。貨幣戰爭的勝負，可以決定這次戰爭的最後結果，換句話說，貨幣戰爭的勝負，可以決定最後勝利屬於誰。

事實上，敵人在佔領區域之內，用盡種種方法，希圖達到目的，但結果阻礙極多，毫無成效。至今日本的財政界人士及一般貨幣學者亦不得不承認他們政策的失敗，我們在這本書的後面二篇日本支那通所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

我們知道在這次中日貨幣戰中，中國所以能夠勝利的原因爲一、財政當局的應付得法，二、英美友邦的援助，三、敵人見解的錯誤。但事事處於被動，我們希望今後能想法變被動爲主動，積極的向敵人進攻，使敵人的金融財政早日崩潰，來完成我們神聖的使命。

編者識於重慶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論中日貨幣戰

一 中日貨幣戰的演化

貨幣是此次中日戰爭決勝的武器之一。這次大衝突的許多精密觀察者，雖然輕視了貨幣的重要性，可是中日兩方，却早已認清了這個事實。當軍事對抗發生前兩年，中日貨幣戰已極其激烈。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初，企圖將華北貨幣併入「日元集團」的時候，就早取攻勢了。

他們想用這個方法，把華北五省脫離中國，不費一彈一卒而由日本征服。他們不但在華北用外交的和軍事的壓力，並且還用種種巧妙的政治活動，把這個計劃施之於中國。當時中國通行已久的銀本位制，正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日本人看準了貨幣方面直接侵略行動的時機是到了。他們所用的方法是剷除中國，特別是華北的法幣——銀元。

於是在日本當局巧妙指使之下，華北的日本代理機關，以特別低廉的價格——從當時的外匯計算——收買大量銀幣和銀條。中國政府雖然下令禁銀出口，但仍大量走私到日本。雖然在官方報告上，並未將白銀的進口統計發表，但自日本重運至英，却最公開的事實，據日本官方對外貿易統計，一九三四至三六兩年間由日本轉運出口的白銀，達日金二千五百萬元，這些白銀，顯然是由中國而來的，因為日本本身並不是一個產銀國。由於美國施行購銀政策的關係，世界銀價很高，所以他們在倫敦市場上出售銀條

得不少利潤。但這些利潤是意外的。日人策略的真意，在於想對華北根深蒂固的貨幣基礎，使其幣制地位動搖。因之不得不落入紙日圓集團的掌握中，而逐漸把整個中國用同樣方法吸收過來。五一年中，這個打擊對於中國雖然蒙受極大的損失，但是主要目的却並未達到。因為中國政府被迫突然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施行行明已久而幣制改革了。所有白銀都收歸國有，停止作為法幣，並不許再行流通，而由政府發行紙幣加以替代。換言之，中國採取了其他各國所採取的「幣制管理」來避免日本的打擊。中國以搜集尚在國內的白銀的方法——至少約計國幣十億元——佔取了日本的先著。為因政府勢力所能及得到的這些白銀，不但在平時可作發行紙幣的担保，且當戰時可作在國外購買軍火的應急資金。

日本認為中國這次舉動，是由英國暗中支持的，她之立刻改變對華對英的政治態度，即由此次中國在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中所取的必然反攻所造成；這是就幣制改革可資政府在國外購買軍火方面而言。至於就純粹經濟方面言，日本最初自以為中國的幣制改革不久必歸失敗。他們以為在中國那樣一個文化落後，只有一半統一，並且不能進行管理制度的國家，要想實行現銀的，全國的「幣制管理」而成功，中國政府決無此力量，也無此信心，無此能力，他們還以為中國的人民，使用白銀已有數百年之久，無論如何不會信仰，雖然可買外匯但是不能換取現銀的紙幣，這種幣制比不改革還壞，正是推廣日圓集團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機會。

但是結果中國的改革，卻從種種方面證明大成功，不但一般的經濟進步，其速率實前所未見，並且成為統一全國政治和增進對外信用的工具，到那時候，日本才逐漸驚奇起來了。

說日本決心作武力侵略的動機，全由中國幣制改革的成功所造成，固然未免言之過甚，但歷史也許證明這是一個重大原因，正像把中國廣大的幅員併入於日圓集團之中，雖然不是日本對華的唯一目的，

但在日本對於未來的計劃中，這種慾望往往被一般人所想像者為大。

最後，日本巨大的軍事機構，果然在中國大規模行動起來了。貨幣的武器，當然處於次要的地位，但日本人並未棄置不用。日本在北平創造傀儡政權的最初兩個步驟，其目的即在奠定擴充日圓集團於佔領區域的基礎：一是創設「中國聯邦準備銀行」，其紙幣須依賴於日圓，一是改變新稅則，減低進口稅，以便擴展日本貿易於新日圓領域之內。

中國方面，對於新製成的貨幣武器的戰鬥力，也深覺訝異。戰爭更需得到充分的利用，這種資金便是白銀收歸國有的一種副產品，當初完全是為鞏固貨幣本身而為防禦而採取的。政府手中所集中十億現金準備——至少約等日本銀行半數存款——成為中國長期抵抗之驚人能力的大因素。但中國也知道運用貨幣武器的本身，而且運用得很出色。在中國正規軍於設備較優的日軍到來之前先行撤退的地方，除了游擊隊以外，留下了更討厭對手：中國的法幣，只是一些紙幣，粉碎了日本要想把佔領區域併入日圓集團的陰謀，強迫中國人民合作的迷夢，極度剝削經濟富源的妄想，以及從軍事征服取得新產業力和金融力的計劃。

中國幣制之所以能發揮這樣大的效能，而成為打破日本整個侵佔人占領區計劃的抵抗力，並非偶然。兩年來在平時得法的幣制管理之下，新紙幣獲得了民衆的絕對信仰，使中國政府得以穩之推行積極的政策，甚至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區域中也發生極大效果。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中國國幣的價值高於日圓，或日本人在刺刀威逼之下施行於占領區域的依賴日圓的新貨幣。這就是說，國幣依然可以自由換取外匯，而這種極大的便利為日圓或偽幣的持有者所不能享有。中國為維持紙幣的信用使其繼續能換取外匯起見，最初不得不有所犧牲，將國有白銀出售於國外，雖然中國保有大量的外匯準備。在一年半耗費極大的戰爭期中，這些準備逐漸減少（大半由於投機所致），使國幣跌至原來比價的一半左右，但

當國幣跌價的時候，把在華日圓集團貨幣也拉下去，而連同一程度。所以民衆之願持國幣，及其固有價值之穩固，仍如從前一樣。

中日貨幣戰爭，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已經成爲膠着狀態。中國得力於聰明堅持的政策，數月來已獲絕大成功，使外匯準備大量減少成爲無足輕重。雖然粵漢失守，雖然國外並無財政援助，中國在外匯上却重新建立起收支平衡。所以中國幾乎可以無限維持國幣的穩定，打破日圓集團遠大的計劃——至少使日本的陰謀失却攻勢的效能。他方面，日本却一無發展，而且只好坐以待斃，當然不但因爲缺乏野心的熱忱，並且因爲遇到極大的困難，而已證明無法加以克服。

同時，日圓集團的本身，原來包括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鮮和台灣，再加上偽滿和關東租借地，現在妄想推廣到華北，更妄想推廣到占領區域，尤妄想推廣到華南。確實進行的步驟或辦法，雖未發表，但我們大致可從兩大動機及其目前發展的情形加以分析：

第一是使日本的輸出貿易便於推廣到軍事占領區域；第二是使日本能夠不流出外匯自由從這些區域輸入。日本之充份控制這些區域的幣制，不但爲達到上述兩大目的所必要，並且爲發展一般經濟以迎合日軍欲望與日本本國經濟需求所必要。

二 日本用日圓集團來推廣對外貿易

日本必須繼續推廣其出口貿易。這種需要起自國內兩種矛盾的政策，一是限制（非爲提高）本國人民的購買力，一是極度增加工業的生產力。

日本的出口貿易額，最近確有長足進展。自滿洲事變發生時的一九三一年至此次中日戰爭發生時的一九三六年，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百。但是即使出口貿易發展得如此之大——一半是抱着犧牲精神削

價求售的結果——日本國內購買力與工業生產量之間間隙，仍不足填補，要是戰爭準備長此吸收日本工業產品的話。

但是軍事的和工業的戰爭準備，又含有爲更進一步推廣出口貿易奠定基礎的目的，如果目前的侵華戰爭，不能獲得預期的結果，在擴充後的日圓集團之內求解決，則問題在將來更爲尖銳。日本能以征服中國市場解決或減輕其出口問題的倖望，的確極少。這種逆勢，也正是日本欲奴化中國經濟於日圓集團之中的唯一原因，以便極度發展其貿易機會。

在此次戰爭之前，日本對華的出口貿易額很不美滿。在戰事爆發以前的一九三六年「四億顧客」之地所吸收的日本對外國及殖民地的出口貿易，僅佔總額四·四%，中國向日本購入的這些進口貨，只佔中國進口貿易總額一六·三%。那與已經受人絕對統治，並無外幣插足，日圓至高無上的國家，其出口貿易狀況有多麼不同！日本的每個附庸，面積和人口無論比中國小得怎樣多，一九三六年銷納日本貨，都在全世界人口最多，日本永遠要與之「合作」的國家之上。

日本最先獲得的殖民地台灣，人口不過五百萬，却吸收日本本國出口總額六·八%。換言之，台灣所需要的外貨，購自「母國」者佔八三·三%，購自其他日本屬地者佔九·一%，只有七·六%購自非日本屬的地方。

日本第二次獲得的殖民地朝鮮，負擔了日本內地出口總額的一八·五%，構成朝鮮進口總額的八五·一%。尚有八·七%，來自其他日本的屬地，所以朝鮮所需的外貨，從外國購入者，僅佔總額六·二%而已。

在日人統治之下時間甚短的偽滿，尚未達到與「大阿哥」相「提携互助」的理想程度。但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滿洲三千萬人民，在瀋陽事變前一年的一九三〇年，不過吸收日本本國出口貿易總額

六·四%，一九三六年則增至一四·八%。而滿洲的進口貿易之購自日本帝國者，也自一九三〇年的三九·三%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七五·一%。但這樣依然還有二二·八%仰求於外貨——多半爲關東軍在偽滿國內軍事準備直接間接所需要。

日本三大附庸合佔一九三六年日本出口總額四〇·一%，中國吸收了四·四%，而完全在日本政治勢力範圍之外的國家却買了五五·五%的日本出口貨。

從台灣、朝鮮和偽滿的比擬上來判斷，日國集團對佔領區域中國被屈服區域數年的統治，可使日本帝國至少在理論上供給中國進口需要的七〇至八〇%。但即使如此，中國購買日貨的總額——以戰前一九三六年爲基礎計算——不會超過日本出口總額二〇%。換言之，四億中國人，不會對日本出口商奉送二千七百萬朝鮮人和台灣人在一九三六年所奉送那麼多的利潤，何況要使中國人臣服還得費盡極大的力量。假定能夠達到這樣地步，四〇%的日本出口貨，得出售於日國集團以外的外國市場，那就是說，日本要想推廣貿易，依然得靠外國是否願意購買更多的日貨。

要把中國完全歸附於日國集團，且能發生效用，日本得逐漸減削中國目前比較高的經濟自給。這樣才能使日本把中國像台灣、朝鮮和某種程度之內的偽滿那樣倚賴日本的供給，完成日人心目中的「管理制度」。然而這是遙遙無期的——一個夢想。

同時把大部份在華占領區域納入日國集團，業已開始了，雖然所用的方法只是一些皮相的。日本對這此區域的貿易，現在正式稱爲「日國集團貿易」，正像與對台灣、朝鮮或偽滿一樣。依照華北日軍當局頒布的條例，新設立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紙幣，現在是占領區域內的法幣。這些紙幣可以照價換取日圓，而該行的貨幣政策則操於日人手中。除了偽聯邦準備銀行紙幣以外，在華北流通者尚有原來的日幣、鮮幣、及偽滿紙幣，都同樣具備強迫價值。但這些紙幣的總額，遠較依然普通使用的中國國幣爲

少，而在日人勢力所不及的內地，國幣是唯一流通的貨幣。日本人雖然定了極嚴的罰則，處分使用「舊」紙幣的人，而只許他們以九折兌換偽聯銀紙幣，但國幣仍占主要的勢力。

華北新局面，造成了日本出口貨對這個廣大市場的奔流。據日方正式貿易統計，日本對華北每月出口平均數，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八月中，較之戰前一九三六年，增加達三倍之多。即使把對華北的間接貿易，即經關東租借地的貿易——在戰事爆發以前有許多日貨用此法走私，直到最近還是如此——計算在內，目前總額似乎會較兩年以前大兩倍。事實上，這是因為華北處於戰神籠罩之下，所以進口貿易總額就大減少了。

在華中，所謂日圓集團者，無非是日本的「軍用票」流通得多一些廣一些而已。這些軍用票不僅作軍用，並且還作商用，在那裏，日本的出口商也立刻利用他們的機會。同時期內，日本對於這些區域的出口貿易，每月平均數增加不多，因為那裏的購買力和經濟組織澈底地被破壞了；但日本在華中的進口正在開始作先導工作。華南新占區域也有同樣的發展，在那裏日本的「軍用票」

這一切進展，都是犧牲了第三國和中國國內生產者的利益而造成的。但是正因為這些環境，日本想把中國占領區域充分歸附於日圓集團的第一個目的——即違反各方利益增進日本出口貿易——似乎可以逐步實現了，假如日圓集團在下述第二目的方面沒有驚人的失敗。

三 日本貨幣侵略的失敗

日本本國，對於自己不能生產的貨物，尤其是原料，需要甚多。但是這得要有外匯，才能從存貨充足的世界上購買。由於軍械的增加和工業設備的擴展，日本的進口需要也增進。日本之急欲取得新

論中日貨幣戰

原料來源及外匯收入，以便少倚賴外國，是此次對華戰爭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企圖推廣日圓集團於占領區域的另一個理由。這方面的成敗，是決定日本用日圓集團來推廣出口貿易的成敗的主要關鍵。

就進口貨的供給而論，日本的國外匯土對日本所予的結果，已無對國外市場所予者之有利。在此次戰爭以前，日本本國進口總額的構成，倚賴下列三大來源：來自台灣者佔九·八%，來自朝鮮者佔一四·二%，來自偽滿者佔六·三%，共計佔三〇·三%。日本從這三大來源所取得者爲食料——事實上食料構成他們對「母國」的最大部份出口貨——至於他們對日本所需重要工業原料及其他貨物，則供給量遠較上述數字爲少。

中國在戰前，共供給日本本國進口貨物總額的四·三%。現在中國商業上最重要的區域都被併入於日圓集團之內，所以日本就儘量向中國搜求貨物。但是結果却大失所望，雖然日本有能力在中國占領區域隨手攫取一切，而排擠土產的外國購買者；雖然日本在中國購貨已無需外匯；雖然他們還用搶劫或沒收等便宜方法。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八月期內，日本從華北進口的貨物，每月平均較一九三六年確已增加三倍半。從華中進口的貨物，則因軍事未定，所以同期的數量反減五分之一，雖然他們希望一俟時局與華北相同時，立即可以同樣提高。暫時華南的資源也同樣不能利用。無論從日本開拓計劃所得的一切可能期望怎樣，征服者深知即使有最大理想的成功，也不會使日本減却對外國的許多倚賴，而增加從中國的供給。

這又是日本傾全力欲使中國歸附於日圓集團的另一個理由，不但藉此從中國搜括日本能用的每一分原料，並且從中國榨取每一分的外匯，以供日本付償國外市場繼續多量的購買。

照這樣看來，日本的大日圓集團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外匯。戰前帝國最關切的一點也就在這方面，

再回溯到一九三六年，台灣和朝鮮兩地也受到與日本本國同樣的痛苦；他們從外國即日本以外的國家所購買的貨物，雖然甚少，但仍較他們出售於此種國家的貨物爲多。兩地入超合計，由日本用外匯來付償者，一九三六年達五千七百三十萬日元。

同年日本本國，據官方對外貿易統計所示：入超達七千零八十八萬日圓。但是入超總額的最大部份（日本在一九三六年付出極多，業已用罄手頭所存的外匯準備，在一九三七年戰爭發生時已不得不開始大量出售存金），發生於關東租借地偽滿的門戶大連。這兩個日本附庸——日圓集團的原始分子——共有入超二億五千八百七十萬日圓。在他們貿易差額上的這些短絀，完全發生於與日本本國的嫁借，因爲他們從「母國」的購買，遠過於出售。但是因爲日本本國與偽滿關東之間這種貿易的兩方面，在日本所謂「對外」貿易統計上是故意倒置的，並且因爲他們是被用以減少日本入超的，所以這筆短絀應該分立開來，作爲日本帝國與外界發生關係之中，貿易逆超總額的三大項目。如果偽滿不列入日圓集團，東三省售大豆與外國所得的外匯餘額計入偽滿貿易之內，則這筆短絀總數還要多一億日圓。

同時日本的外匯問題日趨嚴重。中日戰爭的第一年已經費了日本五〇%的金準備，這些金準備爲滿洲帝國對外貿易的短絀計，不得不出售於國外市場。一年的戰爭，還大耗日本所存積的外國原料。祇就棉花、羊毛、及美國木料而論，存貨計耗八〇%，七〇%，六〇%。這就牽累到日本經常原料進口的減少，而陷於不能長久維持的地步。

日本當局心中愈擔憂外匯問題，他們對於逐漸推廣出口貿易於日圓集團的成效愈懷疑！在這種出口貿易之中，包含着原料要用外匯向世界市場購買的貨物。因爲日本多把貨物輸入日圓集團區域，並不能從這些區域多流回貨物；而這些區域輸出外國所得的外匯，日本又不能像其他附庸一樣據爲己有。

日本與其最近附庸不斷增加的貿易逆超，可從下面這些數字看出來：一九三六年日本對非殖民地的